

电 影 官 方 小 说

异形：契约

A L I E N

C O V E N A N T

(美) 埃兰·迪恩·福斯特 / 著 李镭 / 译

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

异形·契约

(美) 埃兰·迪恩·福斯特 / 著
李镛 / 译

This translation of ALIEN: COVENANT, first published in 2017,
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itan Publishing Group Ltd.,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Alien: Covenant TM & C 2017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异形·契约 / (美) 埃兰·迪恩·福斯特 等著; 李镭 / 译.

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133-2687-2

I. ①异… II. ①埃… ②李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2526 号



幻象文库

异形：契约

(美) 埃兰·迪恩·福斯特 等著 李镭 译

策划编辑: 陈曦 贾骥

责任编辑: 陶凌寅

装帧设计: 九一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印刷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刷: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: 10.375

字数: 145千字

版次: 2017年7月第一版 2017年7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2687-2

定价: 39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第一章

在这种潜意识缺失的状态下，不可能有任何抽象概念的出现。做梦所需的思索性信息堆积也是缺失的。但……这的确有一些特别之处，只是很难定义。从根本上来说，它只能定义自己的非存在状态。它只能理解自己不知道什么，看不见什么，感觉不到什么。

因为梦的缺失，也就没有了痛苦，没有了喜悦，没有了这两者的分割比例。有的只是不为虚无的持续状态——几乎存在。

这是一种感知，导致一个想法。分析：可能为视觉。一种对辅助神经刺激的需求——神经细胞激活，电脉冲穿行。还有出现了很小，但无可争议的神经肌肉反应。

眼睛睁开了。

它无法看到它的脸。如果它能做到这一点，它就会知道并激活其他的认知功能。它会注意到一副人类的面容——光滑崭新，

几乎是闪闪发光。皮肤没有半点损伤，也没有经岁月和思虑留下来的纹路。五官分明，英俊非凡。蓝色的眼睛一眨也不眨，是一张全新的面孔，这张特别的面孔并不会反映出藏在它后面的意识。面孔和意识都是经过设计和编程而产生的，但其中只有一个能够改变。

听觉有所反应，侦测到外部声音。更多神经通道接着都有了反应。它听到了一个声音，那声音慢慢形成词汇。对它来说，理解是容易的，甚至比醒来还要容易。

“你感觉如何？”

慢。它的动作一定要很慢。知觉是关键。让急不可耐的身体始终服从加速的意识是至关重要的。执行初始测试，优化多系统串联运作。

缓慢地，有条不紊地，眼皮睁开，闭合。这个询问需要语音回应。需要运用空气，嘴唇，舌头。

“活着。”声音镇定而正常。只是让他感到了一点惊讶。提问者则无动于衷。它继续说道，“眨眼，感觉到……眨眼。”

“非常好，”那个声音说，“还有什么感觉？”

“生命，眨眼。”作为确认，它……他……在进行编程，确认他……它——他又眨了一下眼。同一条神经通道，速度稍稍得以优化，同样的结果。很好。成功重复确认功能。

不远处，一个人露出微笑。他的表情中有满足，却没有温度。他略微侧过头，审视着眼前的这个形体。

“你看见了什么？”由于没有得到回答，他在声音中增加了一

丝鼓励的语气——或者也许是命令的语气，“说话。”

它——他慢慢扫视整个房间，进行分析，定义。来自外部环境的连续信息流：画面和声音。不算宏大，吸收难度低。一个意料之外的附加收益在积累——顺利完成行动的满足感，知识得到连续吸收。

这个房间非常宽敞，地板为奶白色玻璃和水晶，各种或旧或新的家具，如同稀有的花朵被仔细地摆放在景观花园中，设计精心，品味无可挑剔。墙壁上展示着精美的艺术品，墙壁本身也用各种材料进行过美化，故而足以与这些艺术品相匹配。依照不同的空间需求，光线也有所变化。

它——他继续扫视和定义。一系列定义以口语的方式输出，正如要求的那样。

“白色……房间……椅子。王座。卡洛·布加蒂^①式王座。主要成分为胡桃木和染黑木材，锡镞，铜，黄铜，有修复痕迹。”瞳孔转动，向大脑提供信息，“钢琴。施泰因伟平台钢琴，可弹奏各种极限乐曲，从佩尔德莱西到潘德列斯基到庞灵，头韵取义。”

“角落里有一蜘蛛网，”它——他继续说道，“家幽灵蛛，人类居室寄居蜘蛛。俗名‘长腿老爹’，无害。蜘蛛钢琴音乐关联：弗雷德·阿斯泰尔，舞蹈者，主演电影《长腿老爹》，1955年，同样无害。”眼睛移动，再移动，将一切纳入其中。定义，评估。

“画作，《耶稣诞生》，皮耶罗·德拉·弗朗切斯卡，意大利，

^①卡洛·布加蒂，1856—1940，意大利人，著名室内装潢师，建筑师——实际上他从没有关于建筑物的作品，设计师，新艺术流派家具，珠宝模型以及乐器制造商。——译注

1416 至 1492……”他的眼睛遇到了维兰德。声音猛然停住。

“我是你的父亲，”维兰德对着房间内的寂静说道。

维兰德，彼得，1990 年 10 月 1 日，2016 年受封为爵士。它——他经过仔细考虑才回答道：

“人类。”

“我是你的父亲。”维兰德重复了一遍。他的声音中带着些许气恼吗？或者只是不耐烦？它——他没有选择继续质疑这个问题，因为这样做不会有任何收获。因为缺乏进一步的交流，房间中一时陷入了沉寂。

“眨眼。”维兰德命令道。

它——他照做了。先于服从的分析是没有必要的——只要有反应即可。这种简单的神经肌肉反应并不困难。维兰德轻轻吸了一口气，谨慎精准地说出下一个词：

“行走。”

它——他第一次站起，迈步行走。没有更加详细的指令，事实证明它可以自主选择行动方式。这个动作引领着它——他逐次查看了房间中的几个目标。它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也没有任何自发性的交流。

“完美。”维兰德说。

它——他停住脚步，将注意力从无生命体转向生命体。

“我？”

“完美？”维兰德显出一点惊讶。他完全没想到它——他在这个认知阶段能够提出问题。惊讶，但也很高兴。这意味着它——他有

着远超水准的对话能力。它——他一定能发展出这样的能力，但也许不会这么快。

“不，”它——他纠正他，“如果我是你的儿子，却有一些明确的生理现象不支持这个结论。”

维兰德似乎已经对这个疑问做好了准备，他胸有成竹地回答道：

“你是我创造的。”

分析：“这不是同一个问题。”

“语义上没有错误，”维兰德坚持说，“是我定义了你，这就够了。这对于你的目标认知已经足够了。”

这一次没有争论。它——他只是说：“我的名字？”

面对这个问题，维兰德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他终究还是没有做好应对一切问题的准备。片刻之后，维兰德决定允许它对此进行即兴创作，也许这会和接受为它做出的所有准备一样重要。

“你告诉我，”维兰德说，“选出你的名字。这是你的第一个自主行为。”

它——他审视整个房间。这里有许多足以激发灵感的东西。它的思维逐渐编织出新的通路。这个选择不应该太过复杂或太过笨拙。它应该是有意义的，而且是易于念诵和记忆的，除此之外还不应该受到情绪化的影响。

光学感知器停下来，定义出米开朗基罗用卡拉拉大理石雕刻的大卫像。它——他能够看到用冰冷的凿子雕刻出的些微隆起的地方和一些凹痕。也许是一件复制品，但充满了真正的创造力。在

这一点上和他极为一致。于是他朝那尊雕像走去。

“大卫，”他说道，作者米开朗基罗·迪·洛多维科·博那罗蒂·西莫尼，完成并竖立于1504年夏。“我们是大卫。”它——他伸出一只手，与那块石头建立了联系。它很凉，干燥而且坚硬。不是人类，但又非常具有人性。

“美丽而冰冷。”

“在各方面都是完美的。”维兰德表示同意。

“大卫，”他喃喃地说道。声音在这个美丽，昂贵的无菌房间中响起。他感觉到这带着他自己名字的声音很令人满意。理应如此。他看向他维兰德看出了神。神经元的一次啮合产生出好奇，问道：“为什么你要创造我？”

这位实业家感到很高兴。“抽象的问题思考，很好……”

这不是一个答案，也没有回避的企图。大卫又试了一遍：“为什么你要创造我，父亲？”

第二次的反应就是回避了。它引发了期待和好奇。这与大卫所经历的以往形成了精确的关联，所以他能够理解。

“弹奏吧。”维兰德向那架大钢琴指了指。大卫走向那架跃起，用了一点时间思考乐器前的长凳：它的高度，它的稳定性，以及它的功能。他轻松地坐了上去。

随后是一阵寂静：“你想让我弹奏什么曲子？”

维兰德考虑了片刻。

“瓦格纳。”他最后说道。

大卫没有犹豫，也没有去看维兰德，直接回答道：“混成曲。”

维兰德第二次决定尊重他的独立性：“曲子由演奏者来选。”

他立刻得到了回答：“众神进入瓦尔哈拉？”

又是一个惊讶的眼神。“没有管弦乐？这样会很单薄。就如同布兰恩的《哥特》没有合唱；霍夫哈涅斯的《圣海伦斯》没有铜锣；马克荷涅姆没有了山脉，只剩下了寡淡的白水。”

“你这样认为？”大卫没有表示更多的异议，只是说，“我们看看吧。”然后他就开始了演奏。

大卫并不只是单纯地演奏。他从《莱茵黄金》开始，他就弹奏出了完美的乐曲序列，同时又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旋律。在余音绕梁的乐曲声中，维兰德为自己的造物深深地感到高兴。

“和我讲讲这个故事。”他向演奏者提出要求。

“这是歌剧《莱茵黄金》的结尾。”尽管音乐气势宏大，动人心魄，大卫却没有任何情绪上的反应。他的声音保持着一成不变的情绪，就像他的演奏一样，无论极弱音还是极强音，都没有半点波澜。他手指下的钢琴会在每一个正确的时刻发生颤抖，而他的话语则不然。

“众神认为人类是脆弱而残忍的，心中更是充满贪婪，于是他们永远地离开了大地，进入他们所喜爱的天堂家园——瓦尔哈拉城堡。但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带着大难临头的忧虑，因为众神已经面临毁灭。他们命中注定将死在无可逃避的大火中，这火焰不仅会吞噬他们，更会吞噬瓦尔哈拉本身。实际上，他们就像他们所弃绝的人类一样贪婪。他们的力量只是一场幻影。”

他突然停止了演奏，大概停在彩虹桥中间的段落里。

“他们是伪神。”

维兰德很感兴趣：“为什么你停止了演奏？你做得非常好。你的个人演绎很——完美。”

大卫第一次用一个问题回应问题：“父亲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么？”

“请。”看样子，维兰德已经料到他会这样。“你想问什么都行。”他设计的那双蓝眼睛转向了他。

“如果你创造了我，”大卫说，“谁创造了你？”

“啊，这是一个绵延了许多个世代的问题，我希望你和我有一天能够回答它。你纯洁无瑕，而且非常单纯，大卫，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不会和你一样，因为我们许多人都喜欢广大的多样性。我们会找到我们的创造者们，大卫。我说：‘创造者们’，因为我不相信与我们的创生相关的路径是单一的。”

“只有我的创造除外，”大卫纠正他，“你是我的单一创造者。”

“不管从哪方面来讲，我的确是单一创造者。”维兰德表示同意，“但我是一个例外。”

大卫考虑了一下，“每一个人都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例外。你无法定义你自己。”

对于自己创造物的辩驳，维兰德只是耸耸肩。“那么我就让其他人去定义我好了。我只需要满足于自己的观点。我重复一遍：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创造者。我们会让他们认识我们，我们会和他们一同走入瓦尔哈拉。”他在这个奢侈的房间中信步走动，指了指一件无价的雕塑珍品，那是一件独特的作品，显示出高超的艺术

水准。与此同时，房间中的另一双眼睛一直在跟随着他，注视着
他的一举一动。

“这个……所有这些艺术的奇思妙想和人类的巧夺天工都是
人类最伟大创造的代表。”他转过身，盯住自己的造物，“它
们……和你，都是最具独创性的。你是一件艺术品，大卫。”他向
整个房间一挥手，“名叫大卫的你就和这尊雕塑一样，超凡绝伦。
但没有错，所有这些，连同你也一样，在这个唯一重要的问题面
前都无足轻重——我们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大卫站在一幅培根三联画前面。这幅画的画框是它蠕动翻腾
的怪物^①。他再一次用自己的问题作为回应。

“为什么你会认为我们来自于其他地方？”从大卫说话开始，
他第一次出现了语气的强调，“你提到的‘许多人’都不相信我们
来自于别的地方。为什么他们是错的，而你是对的？”

维兰德轻哼了一声。“科学的历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表
明极少数人总是会证明绝大多数人是错的。这也正是科学的价值
所在，是艺术的价值所在。透纳和伽利略研究天空，从不同的视
角进入了同样的精神领域。我知道我自己也和他们是同样的人。”

“我拒绝相信人类是分子环境的随机产物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也
绝不是生物概率反应和缓慢进化的结果。当我这样说的时候，我
的身份是一名科学家。我们的创生绝不仅仅来自于一道闪电落进
一池含碳的化学浓汤里。一定还有更多原因。一定有，我们要找

^① Francis Bacon, 1909—1992, 在 1944 年至 1986 年绘制了 28 幅三联画，画作内容多
怪异扭曲。——译注

到它，儿子。”他挥挥手，又看了一眼这个房间中种种富丽堂皇的装潢，“否则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。”

大卫沉默了一段时间才做出回答。这一次，他没有提问。“那么，请允许我考虑一段时间。”每时每刻，他都作为独立个体变得更加强壮，对于交流能力也更有自信，“你创造了我，而你是不完美的。尽管你没有直接说明，但你已经在暗示我是完美的，我将为你服务。你是人类，你在寻找你的创造者。我正在看着我的创造者。你会死去，而我不会。这是相矛盾的，这样的矛盾该如何解决？”

他盯着这位实业家，脸上带着无可解读的表情。

维兰德指了指自己的右手侧，说道：“把那杯茶拿给我。”

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就放在距离他不到一米远的桌子上，他完全可以轻易转过身自己拿起那杯茶。大卫没有转移自己的视线，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丝毫变化。维兰德重复了这个要求，这一次更多了一点强硬。

“把那杯茶拿给我，大卫。”

为了做这件事，大卫必须走过整个房间。他明白这个要求和现实情况之间的相悖之处，但还是服从了命令。他以流畅的步伐走过来，拿起茶杯和杯碟，将它们递给维兰德。经过一段远远超出正常情况的一段时间之后，维兰德才接过茶杯，吮了一口。

问题已经得到回答，这一次的回答几乎没有用到语言。大卫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服侍维兰德。这种关系不容许有任何进一步的讨论。不会有争论，也不需要辩解，更不存在相关利益的衡

量。被创造者必须侍奉创造者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事实是不会改变的——如果它们首先被证明为事实的话。根据科学规范，这种证明必须被诉诸研究证据。积累足够的证据之后，一个事实就会出现，而这其中缺乏的要素只是时间。

大卫站在维兰德旁边，一言不发地等待着下一个问题或命令。他也有足够的问题。

以及足够的时间。

第二章

丹妮尔丝睡了。丹妮尔丝做了梦，她的思维所在的认知领域非常非常深远，但她对自己的这一特质完全不感兴趣。该满足的自然会满足，又有什么重要？

有什么东西压在她的嘴唇上，是一种细长的肉质物体，对她造成的压力并不大，但也足以惊醒她。她认得这东西，不由得在睁开眼前之前就露出了微笑。平时稍稍下弯的嘴唇现在更变成了一条漂亮的曲线。

一张熟悉的面孔悬浮在她的眼睛上方。她熟悉这张脸的每一根线条，每一个毛孔，每一道皱纹。这张脸上的皱纹并不多，不过就算是再多一点，她也不会在乎。毕竟时间迟早会把皱纹带给他们。她也知道，他的一些皱纹可能正是因为她才会有的。这就是现实，现实的生活。

而这也正是她所期待的，一点相濡以沫的痕迹。我的一部分在你的脸上，你的一部分在我的脸上。共同生活，共同成长。妻子，丈夫，最终是孩子。

雅各光洁无瑕的面孔又俯下来，亲吻了她。

“早上好，”他说道，“我挪动了一下烟囱的位置。”

是一条信息，但算不上新闻。她呻吟一声，又露出微笑，想要将自己埋在枕头下面。雅各笑着把枕头推到一旁。她眨了眨眼，一双褐色的大眼睛充满爱恋地凝视着雅各，这双眼睛在一张女孩一样的脸上占据着统治地位。认真修剪过的整齐刘海覆盖着她的前额，下面则是一个圆润光滑的小下巴。许多人看到她的模样都会将她当成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女孩，但其实她自己对于周围的一切都非常警觉。

“来吧，瞌睡虫。你必须看看这个。”

雅各的手中托着一块小立方体。他揉搓了一下立方体没有颜色的一面。一个三维图像从里面跳出来，在他们面前展开，这个图像的实体感很强。雅各一只手托着小立方体，开始用另一只手操纵这个不算很大的房屋结构图像，偶尔转动它一下，让它体现出不同的角度。一些部分缩入其内部，另一些部分又扩展出来。他用一根手指拨弄着图像上的一些符号，有时会将那些符号放大，让它们更容易被看清；有时又会将它们推到一旁。

终于，他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画面。他将一段繁复的文字推出视野，让他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图像中的建筑物。他的兴奋之情早已溢于言表。

“看，看啊。我把它从西南端的角落里移到了西北角。看上去更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真的要用它来生火，那么空气在西北角流动就会更好。”

丹妮尔丝顺从地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，然后摇了两次头，抓住一只枕头凝视着雅各。

“你把我叫醒不是为了这个。”她说道，“告诉我，你把我叫醒不是为了这个。”

“我还煮了咖啡，”雅各仿佛想要赎罪一样又说道，“而且现在下雪了。”

丹妮尔丝叹了口气，又将脸在枕头里埋了片刻，才从床上滚下来。

只要丹妮尔丝说一句话，雅各就会把咖啡端给她，不过雅各对于这种古老饮料的品味从来都不太正确。丹妮尔丝觉得还是自己煮的咖啡更容易接受一些。她向窗外瞥了一眼，发现的确是下雪了。雪很大，大片雪花堆积在高耸的屋脊上，让通常阴冷灰暗的城市景色柔和了许多。这座都市总给人一种疲惫倦怠的感觉，就差真的塌陷下去了。

为数不多的一些行人无法避开这场雪，只能步履维艰地在人行道上向前移动。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抬头，更没有邻里之间的嘘寒问暖。人们脸上清晰的阴郁表情和周围的建筑物倒是很相称。在这样的天气里，没有人会从生活中汲取乐趣，展望光明的未来。

咖啡被捧在手中——两勺乳脂，两勺糖——她向床边走回来。